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78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甯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反特命爾

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拏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途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



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看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道，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

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又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甯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倬，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

親齋，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  
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閒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疔瘡，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之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天恩，便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  
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獲甯府齋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讒訕主上，當卽毀裂。又以事合聞奏，隨卽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甯府生日，次日各官謝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囚死黃參議、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通寇四散標掠。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并參政季敷代齋僞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齋至墨池地方。蒙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拏獲，隨審季敷供係先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赴任，行至省城，適遇甯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敷自分死國，因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母後因看守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慚死良久。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敷進府，將前僞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敷與承芳代齋。敷計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

經二次差人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甯王不守藩服，敢此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讎，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道斧鉞之誅。參政季敦，教授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敦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聞處置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致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甯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懷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刻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尙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甯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劫，囚禁方面官員，有操戈向闕之勢。此君



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並無堪用官員。適遇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甯之日，赴京復命。緣係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甯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招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御史致仕 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鼐、山，先任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省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

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警諭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譚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譚儲、推官王暉、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閒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

威再暴甯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剿，另行奏報外，竊照甯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尙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

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甯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鼐，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史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尙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

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礮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甯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甯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寶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甯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甯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

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讎，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甯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甯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

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甯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甯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府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令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閒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

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亙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旣擒甯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眞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甯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



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本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甯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

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髮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禕，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土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倣，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剿，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損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甯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甯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汭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剿，及照知府曾璵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甯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

協謀進攻，憤忠思剿，上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況我殿下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國難。具本啓奉令旨，發銀一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旗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甯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劫，無不萎靡。況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益王殿下迺心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皇上特勅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理合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甯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

子大義，申祖宗休養之德澤，暴甯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勤捕；再請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

人體勸，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叛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甯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甯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于遠，睥睨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尙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

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緣係獻俘馘，以昭聖武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城、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瓊，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覲，近因甯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尙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會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況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獻、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卽，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守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此爲照三年述職條，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尙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況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

貳首領官齋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旨。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甯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

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汙等處住劄，剋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剿。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甯王敢爲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爲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齋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敬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



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爲宗藩爲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等年月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甯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畏懼甯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拏獲，解赴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

萬羊七徐四保孫住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秦蘭王仲鑑張雄朱其添喜  
蕭崇真朱祥彭隆保徐仕貴郭宣舒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福蕭曰  
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鄭鳳黃信劉勝殷醮仔廿奇余福童郭進福沈  
仕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環二鄒秋狗陳  
良二聶景祥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朴  
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晚仔王杰一王  
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子秀  
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伯奇姜福廖奇四夏莧奇陳善五羅勝七郭  
謹羅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  
李錢陳九信徐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尙文王天爵傅十三徐受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  
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李保一萬元  
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俊萬鏗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濟  
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剋名童保子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  
羅富丁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祿王貴周受邱松胡秀李福洪  
江曾興邱桂劉鎮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謝鳳夏龍婁奇陸仲

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馬喜子楊  
燁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  
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鑾袁富楊黃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  
胡進童黃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  
甯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非不得已。及照南昌  
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遠充軍，  
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得裘良輔等俱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稱  
甯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難容，原情亦非不得已。宥之則失于輕，  
處斬似傷于重，合無俯順輿情，乞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  
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  
門印信。臣隨調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

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候，已經捷報外，今照甯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已稍甯，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況今兵亂之後，人民困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將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瓛，南新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甯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印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 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

機，閒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疢瘳，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下。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甯王逆黨皆已仰賴。皇上神武廟堂神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哀懇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獻自甯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日，又據領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甯王脅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政使梁宸，參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文，郝文，并脅從用事參政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得先因甯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按右副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命福建勸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進剿。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月十三日甯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酒，不期甯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扭鍊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

知府鄭獻先被甯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甯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扭鏡王疇、鄭獻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甯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甯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軍務，與劉吉等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強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甯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著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甯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筍、鄱、陽、湖上，久候甯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二府人民走散。甯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甯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鎮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

一日，差人將胡濂、唐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郝文、鄭獻、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己。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今逃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賚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甯王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突至，甯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斐、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弔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欽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爲照參政王綸脅受贊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奏知府鄭獻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命下之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杲、參議許效廉、副使賀銳、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郝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涉於順從，勢實由於



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虜而不能死，忍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尙亦不能無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剿除逆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錄發監儀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彼有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尙夔，副使戴瓚，按察司經歷尹鵬，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瑤，吏目周鶴

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罈茆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諤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聞風逃躲，不會被拏。後甯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拏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剿，攻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變卽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爲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甯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剿，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

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甯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甯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翦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甯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拏究治等因。依奉陳槐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趙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縉、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餘名，由水路分哨剿賊。十月二十四等日，甯賊回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贛州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八十餘名，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陸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處決審發。詔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昌等縣兵快，與

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筓，仍又分兵追至湖口等處，剿殺賊黨。職等八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頴先因瘧痢兼以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人羅倫口報甯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頴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城照依原分南門迤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朵子軍衛把守，南門迤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朵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睿等三十四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筓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虜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礮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頴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首，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

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劫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盛甲刀鎗劫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劫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劫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劫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衛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劫，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持奉僞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僞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內官等押兵

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窖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上街，延燒房屋更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詡，公出未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搬劫府庫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

七石零，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往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至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適遇委官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到府，協力剿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餘名。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湍之被賊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劫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劫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劫放獄囚弓正道等四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劫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汝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曾被劫。被賊殺死淪死兵快居民段容等三十一名，焚燬劫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劫放，並無劫掠焚燬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

被逆黨旗校火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棄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甯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劫。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顛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稱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內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爲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穎，惟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尙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



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永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鼎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宣，一則脫逃，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又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勅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四〇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甯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甯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

京邊官軍前後萬數，胥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竭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腴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尙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闕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給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

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濟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

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旣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

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甯，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甯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摭別事抄收。有中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甯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

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甯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瀾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矢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甯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

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修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



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限，千里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尙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俸然坐尸其閒，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尙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

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尪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

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彼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敕，內開一遇有警，務

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甯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

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

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糧餉，造作軍器戰船，奏

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

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先任瀾江僉事，今赴部調

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尙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閩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樵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

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四面兜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寶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賸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賊發生，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

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剿。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敕，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烝淫姦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

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剿亦已難得。伏望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閒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閒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甯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日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病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令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

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卽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翬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尙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旣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甯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尙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尙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尙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



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甯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

東，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甯賊搶劫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官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洵洵，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甯賊搶劫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置，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

甯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敕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乃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卽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爲償

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筭，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償，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筭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

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尙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爲言。百姓賄賂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尙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

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線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旣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尙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尙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旣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甯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

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寃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

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取，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偪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斂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爲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趁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甯



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茲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趁時修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處。

剿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剿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敕諭事理，就行斬首示

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剿，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劫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略，首事緝捕，雖有小覷，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混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勳、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丞何全、典史陳恆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

築縣城，尤爲便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開，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劫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劫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卽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卽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卽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

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卽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略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效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略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尙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略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卽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卽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剿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

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剿，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剿，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剿。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蹤，設法剿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劫，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內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 敕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 敕諭，但有盜

賊生發，卽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略無悔創，乃敢攻縣劫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連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效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臥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敕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 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

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宗社有靈，天啓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蹀然有觀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洵洵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敘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菽水歡欣之樂。況臣疇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銜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  
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尙書王守仁謹

奏爲辭免封爵

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

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剿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甯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 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矣。甯藩



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甯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尙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似、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鼐、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尙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撻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

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甯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尙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蓋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繆曠，況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

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試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剿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瑩然瘡痍，僅未殞絕。聞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

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效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維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

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爵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遁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託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糜，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尙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

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酒杯膠於河水，而曰是有膠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搗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尙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

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訪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略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三八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三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對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尙未能一覩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邇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願迺病臥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勸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臥，尙未敢強。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

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尙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卻，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忠於陛下，將爲國家宏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閒，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柵，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降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尙書胡世甯、刑部尙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疏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瘳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效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賞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齧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早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尙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獍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

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卽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之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遣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尙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樵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

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讎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尙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甯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

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

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甯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敕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  
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疏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尙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獠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可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甯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略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 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誚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  
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



城州屢年互相讎殺，獲罪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剿臨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歸順州界。蘇等俱各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戮，目民人等俱不敢抵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騫於當年九月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官府得知緊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壩內急病身死，屍骨被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剿，又恐飛蟲附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幸朝廷寬赦，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闔府目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乞憫念生靈草

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覃鑑、潘成等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剿田州，要將受等一概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卽欲挺身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敕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剿。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敕獎勵，論功行賞。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倚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

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出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剿卽剿，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事。臣奏奉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齋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卽啓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鏞事同一體。姚鏞已着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甯，暫且留用。今旣這等

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吏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筭，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鏞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輓、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漆、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閒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

成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

甯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獠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獠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

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辱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獠獍，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剿之患，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閒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揚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

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甯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賓州，解甲休養，待閒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卽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尙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剿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



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生投。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卽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甯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朝廷思德，以爲朝廷旣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甯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

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略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卽遵照敕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剿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觀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敕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

謹具題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涕，識達行堅，素

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獠獠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尙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甯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甯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獠賊乘閒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託，爲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

住筭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甯，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敕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開住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筭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郭靡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開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乞 敕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郭靡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駐柳慶地方守備。惟復別有定奪，均 乞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  
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異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勸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敕諭，謂可撫則撫，當剿卽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

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甯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獷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閒，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旣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

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閒，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效；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閒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蓋含洪



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甯。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甯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

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蠶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則皆自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爲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太祖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騷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剿，亦皆閒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尙遣人奉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資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蹤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

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與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佐，其幼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獠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熾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

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甯復知有流官知府者！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以爲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甯」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甯」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略具而已。今見在者，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尙未到任。臣嘗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敕旨，以重其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卽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爲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爲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附之民。

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略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效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敕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

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敕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略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册槐並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舍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怵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遠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拱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邢相管之
-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 一田州婪鳳甲工堯降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 一田州下降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降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爲白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章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官府，又嘗效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效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

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 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兼之府治雖立而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題，

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規敕書，將南甯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三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征勦稔惡徭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但惟八寨徭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徭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標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賴朝廷威令傳播苟幸未動緣此徭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徭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

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徭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仙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神武傳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徭獍，亦皆出來投撫，請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爲惡。雖其誠僞未可逆料，然皆尙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命前來，駐軍南甯府地方，與八寨徭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納款，而此徭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卽此焜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勦除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勸議計勦，若不及今討伐，其爲地

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甯，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救荼毒，皆爲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卽欲會案奏請，俟命下之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臣節該欽奉 敕諭，但遇賊寇生發，卽便相機，可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鏞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前來南甯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 敕諭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八寨等賊，所獲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勦積年稔惡盜賊，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五月  
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筭，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敕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葺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筭，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



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甯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賚奏請。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恩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敕書將南甯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惰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賚奏請。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尙未奉有成命。如蒙。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卽爲養兵蓄銳以待。及臣遇變，豐城

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卽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旣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爲之每懷歉然。卽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國家，亦可知矣。乞敕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  
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旣甯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出境，往復之間，卽須

半年，參議鄒輓僉事申惠，皆賈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甯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爲循良，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往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尙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敕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

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甯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柰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閒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

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觀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濬，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瑯、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效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皋，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瑯，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緣二等各率徒黨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甯，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

合，賊鋒擢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筍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夤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埭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摛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

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激擊參將沈希儀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七，撫徭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鋁，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效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效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徭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爲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爲。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剿，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滾木，



多爲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俘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一名，又據同知桂整監督思恩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俘獲數多。又據通判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又於本月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巒王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強力者，尙一千餘徒，將奔往柵慶諸處賊巢。我兵四

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鬪，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覆。浮迫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入山搜勸，各賊茫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費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

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遁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效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密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己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刀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徭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

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尙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敵，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甯，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開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眞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賞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勤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勤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百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

獲等項功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慰險稔惡，流劫郡縣鄉村。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狼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勤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徭，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洵洵朝夕。今幸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略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翁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

來，未見其斯舉也。職等承乏任使，雖衝胃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力效命，但僅遵奉方略，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塞，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集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姓冤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甯，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卽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敕諭，但有賊盜生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

及便宜行事，一面密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行知會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效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皆是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效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目守，尙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效。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

無悔怠，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張將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濬，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鏗、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李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柏，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諭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樞、蕭尙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效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土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效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臣以懦劣迂疏，繆蒙不世之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尙有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命勸處思田兩府，皆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甯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旣日觀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已。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寨，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閒，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

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敕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效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掎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

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尙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礮确之上，芒利礮研之石衛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碗蜒，數爲平原，環抱涵蓄，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甯，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

令署府事同知桂鑿督令各役擇日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疏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勸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勸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厚，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

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尙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

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閒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甯自宣化縣至於田甯，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尙有五日六日，其閒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甯，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民居千餘家，竹樹森翳，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

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坎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甯，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甯矣。夫南甯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甯，而宣化尙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甯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甯，皆在流腹裏之地，自南甯以達於田甯，自田甯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甯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甯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經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



今之計，正宜勦撫並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徭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爲之選立酋長，諭以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旣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略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旣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徭賊最爲緊要之

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路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紆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

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同知；九年之後，地方甯靖，效有勤勞，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

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徭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能禦各徭，近日該州土目人等又相繼懇恩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不必深論者。因論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肉，況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脈。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社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瀆聖聽，故遂簡略其詞。今蒙朝廷明見萬里，洞徹細微，復命臣等查奏。聞命惶懼，無所措躬。因思岑邦輔尙存，當時奏內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

反覆思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疏漏萬死之誅，仍 敕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賁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  
二十日

准兵部咨爲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敕差行人賁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賁捧 敕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牀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洵洵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勸處。臣亦何能少效一籌，不

過宣揚，深仁，數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由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敕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受之餘，戰慄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闕廷，一覩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  
初十日

臣以憂病，陞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覩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議，六

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爲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爲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輒乃觸

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卽日矢死就道。旣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旣顛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其惟恐 付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强大賊巢，素爲廣西衆賊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甯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宥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爲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爲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爲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嗽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復，辭疾歸去。是後旣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

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興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新任大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齑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以自偷安，能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

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

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

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勤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獎，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姦弊，以副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鰥廢，仰負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

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鈔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卽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尙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姦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害。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藉，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乎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迺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 郭，陞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

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筭，別選素有膽略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查裝素具，遇警卽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尙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卽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爲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

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姦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五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乃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處生員，吏與。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尙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懵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峯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姦宄，而爲之盤據。賁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姦僞無所潛形。爲此仰鈔案回道，卽行各屬府縣，著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詣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鬪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



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捕漳寇方略牌 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翳翳，若雨水洊至，瘴露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敗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卻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齎糗，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卻須捨卻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

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概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標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卽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勦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旣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旣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旣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阱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姦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

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一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尙候土兵之集，以下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勦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鈔案回司，卽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略，依蒙前詣南靖縣小谿中營住扎，查理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遞廣東境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

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到院簿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尙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深姦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若乃孤軍輕率，中賊姦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略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剋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置財。除廣東

坐視官員及應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鈔案回道查勘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甯道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剿毋頓兵遙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參奏。

###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參政艾洪僉事胡鍾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呈稱督領軍兵黏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守遵奉本院密諭伴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督漳南嶺東二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勦撫并將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

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衆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財，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參提問。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間，瓜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爲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略，奮勇協力，竟破難克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尙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勦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兔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爲此仰鈔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略，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爲姦，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概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爲九仞之棄。本院卽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鈔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顆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爲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齎，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爲善而不蒙福，無有爲惡而不受殃，毋以衆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爲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爲非者，父老頭目卽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爲善去惡之誠，一則

剪除莠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匹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 敕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勦，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敕至爾宜親詣潮漳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儻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勦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拘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內事理，徑自拏



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蒞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卽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軍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聞隨據各官續呈：「遵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直搗，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猾，毋令復聚爲姦。」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開稱：「攻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餘名，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贓仗無算。卽今餘黨悉願聽撫，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二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具本奏報去後。今奉 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免。隨又訪得各賊徒

黨尙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以是憚於久役，爲此隱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卽欲遵奉 敕諭事理，親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 欽依來勤，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備奉 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內事理，卽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真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勦機宜，作急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咎，以致貽患地方。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錯遲延。

兵符節制 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甯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旣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

鈔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卽今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內尙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

經戰陣，況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鈔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今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瀉漏。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愼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卽與密切商度，往來計議，庶事可周悉，機無疏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熾，方爾請兵會勤，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疏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噬臍之悔。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效忠盡職爲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 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勤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尙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

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奏 咨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

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慮出萬全，不得墮賊姦計。各道仍須分投瓜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尙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今准前因，爲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

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勦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 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姦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令賊徒，自

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人，及容賊挾讎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清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仰鈔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敕諭內事理，并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司 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勦往來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



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攜帶妻女入峯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勦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卽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著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姦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峯爲盜，卽今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敷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卽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

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谿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劫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卽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

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尙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一南贛地方賊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 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

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坑進，由上稍石谿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窰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窰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

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繆，致有疏虞，國典且存，罪難輕貸。本院卽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

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

奇兵搜扒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令字黃絹

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爲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

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筭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衆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卽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託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

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衆乞降，恐有姦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谿，徑攻左谿。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哨於密谿，進攻左谿。左一小哨自密谿搜羊牯腦山，復自密谿從中大哨進攻左谿。三哨復合爲一，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郝文，知府季敷，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密谿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待奔竄。遺

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木坳，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敷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峯，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郝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谿湖，撲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蓋，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

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拗陰木潭會左谿，入密谿，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遙與知府季敦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郝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峯，過鉛廠破苦竹坑，勦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敦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巷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谿過密谿，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拗陰木潭，與正兵合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敦守備郝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左谿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密谿，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鱗潭網夾裏，從左谿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本院云。

一仰甯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灣，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合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瓜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疏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



設伏，以待桶岡之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谿，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敦守備郝文等兵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贛坑、箬坑、赤坑、觀音山、奄場、仙鶴頭、源陂、左谿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搜芒背，搜鐵木里，徇上池，徧搜東桃坑山源竹壩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卽遵照本院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筍穩下，會同守備郝文併謀協力，搜勦稽蕪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卽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事

宜，亦應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勦稽蕪黃徑，拘新地等處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郁文季、敦等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谿，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既振，然後分兵四勦，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各哨官兵皆若季敦等後期不進，則左谿橫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節之際，姑令戴罪勦絕，以贖前辜。爲此仰鈔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勦，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灑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違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勦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羣，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夜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卽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齋領後開花紅禮物，前去湖廣郴州親

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游劫殆徧，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伏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甯。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卽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旣設隘所，就合撥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鈔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 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卽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筭，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

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 敕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甯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況今奉有 敕旨，一方欲大普弘仁，而廖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

效，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讎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逼，新民人等牛具田種，尙未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搆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尙。除具本奏報，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漏殄難保，必無。況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賤，亦復招羣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蘖，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輪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勦之兵，若農夫之耘耨，庶幾盜賊之種，如萑莠之可除。該道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邇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矧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涑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勦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勤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閒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

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甯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甯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尙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



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讎，入則防誅懼勤，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概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匹，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

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 進勦剡賊方略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剡頭，積年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趁時計勦，地方何以甯謐。爲此仰鈔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卽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卽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剋期進勦。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

旗令牌，剋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剌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燄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剌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坳巢、中村巢。直搗上剌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谿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搗下剌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搗中剌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剌大巢。知府季敦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徑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徑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郝文、監督指揮

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徑直搗下泅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清冊一本，送院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沈勇多智，精敏有爲，兼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固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效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況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卽其才能，豈妨臥治。仰該府卽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

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尙，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 仰南安贛州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道。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

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 禁約權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柰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姦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鈔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 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概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十數輩，不

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道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夤緣頂冒，卽時擒拏，昭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勦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卽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筭，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羣賊之姦，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論或撫或勦，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疏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甯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爲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婣族，道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匍匐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并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并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母相搆害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勤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甯靖。本當拏究爲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爲



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卽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勦，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勦，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着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託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卽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旣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并措送過繳牌。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五〇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六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

公移二

巡撫江西

征留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敕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似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將貯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卽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節該欽奉 敕「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 旨，欲途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地方之責，亦非本職原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除具奏外，爲照前項事

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爲此合咨貴院，煩爲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  
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

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  
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為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倬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略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為此仰通判楊昉，即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倬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閒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

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效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疏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白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甯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甯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甯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卽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



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卽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且暮成敗，閒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敕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勦

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除具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勦，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朝廷根本重地，今甯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命行勘前事，卽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

刻期進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命查勘甯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者裝載軍船，未兌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兌，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劫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兌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兌軍准糧，暫留以備軍餉。」一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爲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贓罰等錢，并京庫等錢，及將兌准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爲此仰府官吏卽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兌軍准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雨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甯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卽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

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甯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甯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

七月十八日

照得甯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甯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卽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

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甯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而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  
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甯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甯府宮眷

照得甯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僞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甯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  
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內開，「煩念南京根本重地，宗

廟陵寢所在，作急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粘蹤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甯之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一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敕前往福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甯府謀反，遂返吉安住筭，看係謀危 宗社重情，隨卽具題，并行吉安贛州等府起調官兵，俟釁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巡撫應天都御史李，煩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檄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本院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爪探人役回報，甯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卽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卽隨備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



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泌等報甯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甯王贓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各兵本以爲國除害惟恐返爲民害不無有誤大事擬合停止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甯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邊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甯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

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庫倉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甯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一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甯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各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略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

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嚮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甯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今聞各地方居民，不體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勦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誠諭，爲此牌仰甯州知州汪憲探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卽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勦滅，俱毋違錯。

###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甯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甯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寶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勦甯賊，救民水火之中，況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甯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或未知甯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甯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甯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爲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一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筭付內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尙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媵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筭聽掣，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筭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筭付內事理，卽便遵照 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一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甯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況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

勸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效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甯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聞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筭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遠難憑據，況係 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得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即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

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疏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託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閒奉。敕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甯王與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

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甯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寶、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一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謾，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沈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



討之圖，候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來。

###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

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甯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甯之後，凡遭兵困之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甯奈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覲 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甯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欲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即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即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即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轉

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讎，羅織擾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卽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奏免糧稅，日久未奉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明降等因。」此亦深觀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卽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患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蕪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恆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爲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便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國爲民，自行住棒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

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爲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爲重；若使平民尙堪朘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卽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尙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俱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甯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

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讐家煽動，意在激使爲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甯賊驅脅者，一概釋而不問，況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爲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拆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爲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眞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爲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莠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爲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讐，搜求羅織，激使爲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尙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各該地方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效，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使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尙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

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知縣祝鰲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略定徵收先

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遇難復留，以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行備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又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卽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賚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

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若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案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勵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鬪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一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

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卽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忤，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合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

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移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充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卽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儉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

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尙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卽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手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儻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內，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算一分，人丁二丁算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

辦銀兩，分爲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卽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甯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拿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裏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卽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



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職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負債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富，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甯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炤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爲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爲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喻，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爲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本職起兵攻勤，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讎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卻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讎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

賊泄憤報讎，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冤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卽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卽當究治，尙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

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卽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卽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直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矣！

###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警，卽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

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睿，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會議造冊，永永遵守施行。繳。

批甯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甯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勦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況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卽從士民之請，建祠報

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卽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尙未編查，若遽行擒勦，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推選父老弟子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卽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勦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

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勦捕，顧其閒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苦終難化諭者，卽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尙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



之願，故特委同知陸倬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所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甯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正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齏粉爾輩如兒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沈，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頽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羞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一務畜衆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爲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

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後亦焉有不愛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卽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事理，具由申請，卽行擒拿，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略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卽行振旅而還。就將所擒叛賊，通行牢固綁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今差參隨官詹明賞執各官原領 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卽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摺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旣效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旣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義。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繫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卽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一看得橫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窮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閒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瘧痢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土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既無以爲家，死復無以爲殮，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恆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惇廉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充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充，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

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一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喪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一看得知縣李時所呈，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卽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爲風俗之勸。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

## 別錄十

公移

## 公移三

總督兩廣平定  
思田征勦八寨

##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  
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十日節該 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鏞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鞏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鏞等攘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鏞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

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鏞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勦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故諭欽此。一欽遵。照得當爵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旣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疎，大懼弗堪，有負 委託。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旣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



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味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稟，「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卽日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卽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筭，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已蒙 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 命下，未卽起程，况湖兵未至，秋暑尙深，遙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尙有可憫之情，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

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尙有可原，且朝廷以好生爲德，下民無必死之讎，是以本爵尙爾遲疑，欲候督臨，乃決進止。願傳聞未真，兵難遙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况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尙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隨策，若果事在不疑，卽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尙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爲多。後遭甯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國難，一念忠義，

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尙多與爾爲讎，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栢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爲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卽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  
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甯等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況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月二  
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甯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

俱依准回報。

箭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箭付冠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竊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王事，固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勸係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甯另行具奏外，爲此箭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闕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之功，况境接諸蠻之界，

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化之餘，尤當數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卽爲起蓋，務爲經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勸蘇彪加以社學師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爲厲己矣。據本縣所申，是亦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之舉，旣爲虛文，而鵬勦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息，湖兵西歸有日，正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旣定，卽可迎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

至，但誅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尙駐南甯，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沈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剗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尙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顧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略，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閒行鵬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 犒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

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宴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爲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甯府，於賞功綵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甯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甯、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日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歲改月化，自然不敢爲惡。乃爲善策；雖鷓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未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功巧習熟，終亦不免傾



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爲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仰遵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脩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輒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爲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爲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上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騷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爲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

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奇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 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每調出兵三

百八十四名。 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

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担，重一百

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若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尙無受塵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著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脩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况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聞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

加操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攘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甯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况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南甯府著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儉，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甯，該府及附

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迥，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爲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 牌行委官陳迥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爲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誠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迪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待後

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甯，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李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卽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甯府掌印官卽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甯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

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夏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一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著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虛文，未曾實心脩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一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

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德爲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益洪事大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脅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甯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甯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頽，止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聳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脩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脩舉，完



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一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爲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守巡既得賢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闕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卽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卽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參事吳天挺呈稱，一將南甯城東西二壕花利，通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

銀脩理，仍置教官私宅號房，以爲定規。一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學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違錯。此繳。

牌行南甯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脩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

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甯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甯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卽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甯自宣化縣至於田甯，逆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甯，思龍諸圖，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爲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甯，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題外，爲照新陞知府張鉞尙未到任，合就筭仰本官卽便管理府事，撫綏目民，其脩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况奉新命，擢佐專城，遠近士目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

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隳事廢功，不但聲名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恩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常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况瘴霧昏塞，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膏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麻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等因，又經具題外，爲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廨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筭仰本官，即便星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廨宇等項，一應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愒，隳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清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

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殞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略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卽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誤。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財，抑且頓兵剝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卽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剋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卽與具奏，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月初一日止，卻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波勞苦，亦決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誤，違犯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

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鵬勤缺兵，固亦一時權宜，况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勤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即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鵬勤事宜，悉聽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獎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塵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洵洵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卽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祕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橫州南甯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

平復奏內，卽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祕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卽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筭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旣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 征勤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

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猺賊云云。」合就仰遵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剿，除差官舍賞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爲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卽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堯思恩

取路進剿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却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黷武多獲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勅諭事理當卽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濬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剿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剿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剋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羅



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剿思恩八寨獠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剿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思田報効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通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剿，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北三向北夷獐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并貴縣涼傘疊紙等夷獐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等因。」看得八寨獐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兔，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天討，以雪百姓之冤，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爲他日根芽，此豈爲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典刑，今且姑未拏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各差官督剿外，爲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

其向道追捕，痛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爲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尙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萎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聰，齎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卽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矢。

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卽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卻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良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託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寨稔惡獠賊，曾否剿絕。各兵見住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剿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

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箭，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剿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淥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剿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齋牌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卽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剿，後開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剿，正合事機。仰諭各日，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剿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綠茅、通親、綠小、批頭、羅煖。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勤則勤，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剿八寨搖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卽今地方甯靖，旋師奏凱，實由各日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

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爲賑給，以慰人心。爲此牌仰同知桂、整即便會同南甯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甯道里相去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 五月。

接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燾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筍平、南柱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齟齬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名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

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綈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

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剷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萁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口該府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



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剿。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心，共享大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剿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剿十剿，至於百剿，必加殄滅，斷不虛言。

爾等各寨，爲善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獠賊，稔惡爲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爲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剿，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翦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爲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卽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卽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爲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甄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

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爲之報復舊讎，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爲，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卽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卽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甯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甯靖地方爲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協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卻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決行拿送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卽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

故官水  
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卽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三八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7B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終

